

幸福和欢乐在“痛”过之后会更加深切

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

人物

舒辉波，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童话、非虚构共40多种，代表作有《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逐光的孩子》《天使的国》《城市之光》《老狼老狼几点钟》《躲猫猫》等。曾两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三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两届《儿童文学》作家擂台赛金奖，第二届《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第三届蒋风儿童文学奖青年作家奖，首届“中文原创YA文学奖”年度大奖，入围“中国好书”奖和京东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翻译至海外出版。

3

做一点自己认可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孩子的眼光来发现曾经的历史，以反思战争为旨归，充满了思辨色彩，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感。

舒辉波：当前，我们有些儿童文学作品写战争，完全用一种儿戏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最伟大的战争作品应该是反战争、反思战争的，不应该歌颂战争，更不应该向孩子宣扬、鼓励战争。我写抗战背景的作品，依凭的是真实的口述史和学者研究资料。我想努力还原的不光是战争，还有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里生活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大作家应该有悲悯的情怀，对笔下的所有人物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有同情。写坏人要站在人的立场写，当人来写，而不是将其塑造成魔鬼，这是更接近文学的真实。我常常想：不要小看自己，但也不要自以为是。

我创作从来都不迎合。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写道：“不合众器，独具我见。”虽然很多出版社有很多配合热点创作的约稿，基本上我都拒绝了。一个作家，应该要留得下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写作应该是指向经典化的作品，应该是回应全人类精神需求的最优秀的作品，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希望他的作品能够成为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未必能达到，但是一定要这么追求。

陈智富：《秋水河的秘密》，结尾有很多深刻的思考，但是留有余味，还是把起初的灰色调扭转过来了。

舒辉波：给孩子看的作品，不能太过于绝望。我很喜欢汪曾祺先生在一本书的出版序言中，提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对自己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他赞成沈从文“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豪气；不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大千”“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对我的启发很大，儿童文学的写作也是这样的，不回避人生的真相，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孩子们，但同时还是要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如意，你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

参与、建设、改变的，同时要记得爱这个世界。

陈智富：所有的文学作品最终还是要写出独特的这一个人物，人物立住了，作品可以说不朽了，比如阿Q、哈姆雷特。我在读你的作品《心里住着好大的孤独》，看到林国栋这个人物，心头为之一颤。现在有不少写底层人物的，比如小镇青年，城市打工者，我们会同情他，怜悯他，但是要严肃深入地写打工者的孩子并不多见。林国栋作为儿童文学作品的人物，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一个人，可以作为探讨的方面有哪些？

舒辉波：我觉得，这种弱小者的委屈和尊严，很让人动容。就像屠格涅夫写一只麻雀的母亲，保护落在地面上的小麻雀，这种螳臂当车其实有一种悲壮的，全人类共同的情感。有悲剧的东西在里面，更庄严，更崇高的。

陈智富：这种悲壮，不是物质层面的残酷，而是精神层面的悲壮。比如你的作品中写到，林国栋他爸爸每次接到电话，总是安慰他妈妈，接完电话后，林国栋来安慰他爸爸。试想，林国栋作为幼儿园的孩子，他内心的情感波澜该是怎样的壮阔。

舒辉波：细腻和丰富啊。微小的东西，写出一种博大来，挺难的。我当时靠着感觉来写的，倒不是靠一定理性支撑的。

陈智富：林国栋作为移民到城中村农民工的孩子，跟着爸爸一起经受生活的颠沛流离与匮乏，但是你的笔端总能涌动出温暖的情愫来。这种神奇的魔力，总能给人一种力量。林国栋这一个“卑微的孩子”，并非自卑，还很懂事。能不能畅想一下长大后的林国栋，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舒辉波：我常常想到左思的一句话“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小人物的独立人格和凛然尊严，让我动容。

经历过艰难而又充满理想，勤奋努力的林国栋，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会到达他想去到的地方。

陈智富：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的今天，亲子关系似乎是很多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稍有不慎，导致孩子经受不住挫折而出大问题。读了你的作品后，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自己生活的小挫折算什么啊。”你怎么看待孩子的挫折教育？

舒辉波：其实有时候我们处心积虑对孩子所进行的“挫折”教育，他们未必就真能感同身受，但是，文学作品不同，因为孩子们天生就有共情心，通过阅读，他们会替代主人公受难，这是“挫折教育”所不能及的。

陈智富：我们倡导真善美的价值观，但是也不能忽略、回避现实的假恶丑。儿童文学毕竟不同于童话创作。对于未涉世的孩子来说，怎么讲述生活的真实呢？儿童文学写作中，如何处理好生命苦难这个课题？认识生命的苦难，既美好，也残酷，则是作家毕生要思考的大课题。

舒辉波：关于生命教育和写作，很简单的原因是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早晚要死，很残酷。你知道越多，对以后怎么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就有更多的准备，这很现实。同时，对命运也会有更多自己的思考。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因为人类是向死而生的，这决定了悲剧的根源。那么，这就很容易回答一个问题：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早晚要死的，干嘛要努力，意义在哪里？我们想到了普罗米修斯，想到了西西弗斯推石头。我觉得，在于人在悲剧面前体现出来的尊严——这是美的、悲壮的、神圣的。这种写作是指向精神性的，古希腊是有的，在中国也是有的，比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这是往大里说的。往小里说，就更具体更多了。

陈智富：人在面对有限性的困境中追求无限性，只有精神性力量才能达到，文学具备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舒辉波：有了电影、电视、网络，文学还是存在的，文学不可替代的原因是能够给我们很多无可替代的东西，并成为许多不同形式的艺术的母体。

文学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讲文学带给了我什么，当我退无可退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退到书本里，随同文字和叙事，消失在某一本书里；又或者，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会想到文学给我的那么阔大的世界。文学的力量就是一种温暖亲切的安慰，一种绵绵不绝的加油。

陈智富：文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不是大众娱乐方式所能遮蔽的。反倒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后现代，这种遮蔽的力量被重新认识，反遮蔽的力量逐渐隐现，文学的神圣性、崇高性才能慢慢得到彰显。作为作家和读书人，如果能够认识到这种精神的力量，在接受文学的教育与文学创作中，应该有一种超功利性的满满的幸福感。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这种满满的幸福感。

舒辉波：有很多痛苦的根源，在于没法超越当时当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在小学时为某次考试不及格而哭泣，多么可笑，但是当时当境是悲伤的。放大到人的一生，当我们到了生命的最后，回顾起自己的一生，也会觉出很多当初看来要命的事儿，如今已不值一提。所以，真正难得的，不是有看透生命和人生真相的智慧，而是看穿一切却仍然爱这个世界、悲悯众生的勇气和情怀。

陈智富：儿童文学作家面对的读者是孩子，确立合适语言风格很重要。能否展开阐述一下你所追求的“清浅”语言风格？

舒辉波：我觉得语言本身就是神奇的艺术，那些不同词汇的不同组合，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的不可思议。所谓“清浅”或者说写给孩子的“浅语”，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是基于准确、简洁和优美的基础之上的。我觉得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好，将来的话，语言可能会更好一些，我特别喜欢读诗，我喜欢那些意象所呈现的诗意，也喜欢诗句里充满了陌生化的词汇和想象。

陈智富：你的作品数量并不多，风格却是独树一帜的。你选

择不讨巧、却艰险的方式，体现了对文学责任的坚守。你所期待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舒辉波：参与孩子的成长，帮助小读者通过阅读建设自己，成为一个人格独立、感情丰富、真诚善良的人。当他长大了，他还会时时想起这本书，并且因为不断想起而对这本书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当他老了，他还会微笑着想起这本影响过他成长的书，并把这本书读给小孩子听——甚至此刻，对于这本书，因为重读又有了新的理解。那么，这是属于全人类的伟大作品。

当然，不能为了让孩子们爱这个世界，尽编一些假话。说实话，我们的小孩，我们的读者，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心智还不健全，他们是在逐渐完成中的“人”，对很多东西都缺乏辨识。可能还不知道该怎样选择对自己有益的作品，也没法辨识作品的好坏。我们儿童文学作家其实是很容易讨巧的，这个讨巧体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作品，多的是甜言蜜语。那些甜言蜜语体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总是说我们的孩子多么好多么纯洁，赞美太多。你不能说因为你写儿童文学，就说孩子都是天使。一个诗人有一句诗说“像孩子一样无情”，我深有体会。

那么，我们的写作其实是希望让孩子通过阅读，更加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包括人的丰富性、人性的丰富性。这样，为他将来的人生做准备。

我觉得，人的生命有限，只要满足生活要求，赚的钱够用就行了，在我有限的一生中，能做一点自己认可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更重要。

陈智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文联首届签约评论家，曾获第三届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征文大赛二等奖，著有访谈评论集《你为什么当作家？》。

上海访谈